

Baima Zangzu wei Dizu shuo xintan (The Baima Tibetans and the Di peop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Challenging the link)

Ekaterina Chirkova

▶ **To cite this version:**

Ekaterina Chirkova. Baima Zangzu wei Dizu shuo xintan (The Baima Tibetans and the Di peop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Challenging the link).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8, 3 (1), pp.167-180. halshs-00104621v2

HAL Id: halshs-00104621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0104621v2

Submitted on 3 Nov 2008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白馬藏族為氐族說質疑*

齊卡佳（Katia Chirkova）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東亞語言研究所
CNRS

提要：白馬語（白馬話，白馬藏語）分佈在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溝（原名南坪）、松潘等縣以及甘肅省的文縣，使用人口大約 1 萬人。

從上個世紀 70 年代，學者們研究白馬語至今，圍繞白馬語的歸屬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种，即氐族說和藏族說。

本文重點討論氐族說的語言根據：通過漢文史書上記載的氐人的自稱和人名，以及《說文解字》裏提到的氐語的一些詞來構擬其古漢語語音面貌，並與當今的白馬語進行比較。最後本文得出的結論是：從語言學角度來看，白馬藏族為氐族說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1. 引言

1.1. 白馬人的人口與分佈

白馬語（又稱白馬話或白馬藏語）是白馬藏族所講語言，使用人口接近一萬人（孫宏開 1980、曾維益 2005b、曾維益和蕭猷源 1987）。今天的白馬藏族生活在四川省和甘肅省接壤地帶。四川省的白馬藏族主要分佈於平武、九寨溝（原名南坪）、松潘等三個縣。甘肅省的白馬人居住在文縣。就目前調查情況看，白馬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平武縣白馬鄉、九寨溝縣以及甘肅省文縣的鐵樓鄉。

歷史上與白馬人有過密切接觸的族群有藏族、羌族和漢族。藏族和羌族生活在白馬地區的西部與北部，漢族主要生活在白馬地區的南部和東部。

1.2. 白馬人的族屬：問題的由來

從上個世紀 70 年代研究白馬人至今，圍繞白馬人族屬問題以及與其相關的白馬語的歸屬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其由來過程大致如下：[1]

白馬語是沒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白馬人的民族來源主要靠歷史傳說以及中國史書上的記載來考證。按照在白馬地區流傳的歷史傳說，白馬人原來居住在今天的江油縣曼坡渡一帶平原地區，曾與諸葛亮作過戰，因為戰敗被迫遷到他們目前的分佈地帶，遷徙時間大致始於漢代。

1949 年以前，白馬人沿襲歷史舊稱，被籠統地稱為“西番”或“氐羌”。50 年代，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的時候，因為族屬不詳，遵從白馬人上層的意見，當時把白馬人暫定為藏族，並延續到現在。

60 年代隨著白馬人與藏族代表往來次數增多，白馬人開始反映，他們與其他地區的藏族在很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包括語言、服飾、飲食、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多個方面；而與白馬人接觸過的藏族，也同樣反映白馬人不像藏族。於是白馬人對自己族屬問題，逐漸產生了一些質疑，並開始正式提出對他們的族屬問題作進一步研究的要求。

為了滿足白馬人這一要求，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組成“四川省民委民族識別調查組”，分別在 1978 年和 1979 年赴平武、松潘、南坪、文縣進行田野調查研究，召開兩次關於白馬人族屬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並出版兩套論文集（《白馬藏人族屬問題討論集》（1980）和《白馬人族屬研究文集》（1987））。

參加這兩次調查的專家有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音樂學家等。對白馬的研究範圍涉及很多領域。DNA 專家也作了一些測試。孫宏開曾做過白馬人語言方面問題的調查。調查結束後，大多数專家的意見是，白馬人應該是古代氐族的後裔，他們所操語言白馬語，是在歷史上受

*本文曾宣讀於 2005 年 12 月上海師範大學等單位主辦之《漢語上古音國際研討會》，感謝與會學者和本刊匿名審稿人所提供之寶貴意見。本文寫作期間，承蒙白一平（William Baxter）、黃行和尹蔚彬三位先生的指導和協助，特此致謝。

[1]關於白馬人族稱演變與研究的詳細過程，參見孫宏開（1980）、西田龍雄和孫宏開（1999：43-56）、曾維益（2002、2005a、2005b）、孫宏開、齊卡佳和劉光坤（2007：207-223）。

藏語影響較大的一種獨立語言，該語言屬於藏語支。

這裏所說的“氐族”指的是兩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活在今陝西、甘肅、四川一帶的少數民族，是促使東晉南遷的“五胡”主要成員之一。氐族先後建立仇池（296-443/473）、前秦（350-394）、後涼（386-403）等國。其分佈地區與白馬人今天的分佈區域大致相同。進入隋、唐以後，吐蕃興起，白馬人居住的地區是唐蕃爭奪的中間地帶。氐族地區時而為漢人統治，時而被吐蕃征服，加之氐族與漢族雜居通婚，氐族大部分同化於漢族，一部分被吐蕃征服，成為吐蕃的屬民。從此之後，關於氐族的記載遂鮮見於史書。[2]

儘管兩次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爲白馬人不是藏族，但是白馬人仍然沒有被確定為一個獨立的民族。

1986 年，國家民委以民政字 400 號檔答復白馬人代表向第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的 1024 號《關於審定平武縣白馬人族屬的建議》，答復的要點是：“從有利於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暫以維持白馬人為藏族現狀比較適宜”（曾維益 2005b：215）。

這個文件公佈後，白馬人不再提出民族識別的要求。筆者從 2003 年開始調查白馬藏族的語言，在我的經驗中，白馬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已普遍認爲自己是藏族。雖然白馬人族屬問題在白馬人當中已基本上解決，但學術界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平息不下來，時至今日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

參加 1978 年和 1979 年的兩次田野調查和討論會專家的意見主要分四種：

第一种观点是氐族說，即主張白馬人是史書上記載的氐族後裔。到目前為止，持此觀點的學者人數占大多數，已發表的文章也相當多。

第二種觀點（藏族說）主張白馬人是藏族。持此觀點的學者當中藏族學者最多。

第三種觀點是羌族說，指的是白馬人是古代“宕昌羌”的後裔。此觀點主要代表人物是任乃強。

最後，第四種觀點是族名待定說。持此說者主張白馬人不是藏族，而是一個獨立民族，但是這個民族到底是什麼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第三和第四種觀點最近幾年很少有人來論證，學術討論主要圍繞前面兩種觀點。到最後雙方皆乏確證，最近幾年來，氐族說似乎逐漸占了上風。流覽前幾年關於白馬人的文章，不難發現，學界的趨勢是把尚未認定的氐族假說看做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譬如，很多提名與氐人有關的文章，討論的是白馬人，其作者的出發點是白馬人就是氐人。例如，題名為〈氐寨風情〉的文章（柏舟 1997），寫的是平武縣白馬鄉厄里村的情況。同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這種趨勢下，我認為，有必要重新檢查氐族說的根據，以檢驗這個假說的正確性。

2. 氐族說的主要根據

在討論氐族說的主要根據之前，我以參加 1978 年調查的持氐族說觀點學者尚理、周錫銀和冉光榮的一段話作為討論的引子（1980：14）：“我們通過在川甘毗鄰地區對‘白馬藏人’進行實地考察證明，他們在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與藏族和羌族有明顯的區別，而與史籍上記載的氐人情況卻十分相似或相同。另一方面，大量歷史文獻說明，現今‘白馬藏人’居住活動的地區歷來就是氐人分佈的區域，雖然唐代以後有關氐人的記載罕見了，但仍然能夠看出古代氐人與‘白馬藏人’之間的歷史繼承關係。”這一段話比較簡明地概括了氐族說的根據，亦即：

第一，分佈區域：現今白馬人的分佈區（亦即平武、文縣、松潘、九寨溝等縣）與史書上提到的氐人的居住地區相吻合。（歷史上平武、文縣、南坪曾被史志古籍長期稱為“氐羌地”。）

第二，風俗習慣：歷史書上關於氐人的記載與現代白馬藏族習俗十分相似。

第三，語言：據尚理、周錫銀和冉光榮，白馬人的語言與氐語相同。

有趣的是，這一段話裏，作者把語言根據放到首位，似乎認為其最有說服力。不過，關於氐人曾經使用的語言，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下面我們擬分別討論這三種根據，把氐族說的語言根據作為本文的重點，其他兩方面的根據僅做粗略的分析。

[2]關於氐人的來源和遷徙，參閱馬長壽（1984）、李祖桓（1986）和何光嶽（1998）。

2.1. 氐人分佈區域和風俗習慣

史籍上關於氐人分佈區域的記載，最早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卷 116)：“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史記》所提到的“自冉駹以東北”即是現今的松潘、九寨溝、平武、文縣一帶。

《漢書・地理志》裏也提到，該地區有“氐道”。顏師古說：“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漢書・地理志》裏所提到的氐道有：甸氐道（即今文縣鐵樓鄉）、剛氐道（即平武縣一帶）和湔氐道（即今松潘縣、九寨溝縣一帶），也就說明，氐人的分佈地區與現今白馬人的居住區域大致相同。

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史書上關於氐人的記載確實非常地多。譬如，提到「氐」字,《二十四史》就有幾百段。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氐族的兴盛时期，所以關於他們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宋書》、《南齊書》、《魏書》、《周書》和《北史》中。隋唐以來，隨著氐族與漢藏兩族相融合，史書將居住在隴蜀之間的民族籠統稱之為「番」(如「龍州番」、「文州番」等)。值得注意的是，史書上的所謂的「氐」和「番」並不專指一個單個的民族或部落而是對居住在一個特定地區的一系列民族部落的統稱。

史書上提到「氐」字的次數儘管很多，討論的內容卻十分有限，多為何處的氐族有叛亂局面，要派軍平息等。其他方面的情況，如其語言或生活習慣等，詳細描寫非常地少。

描寫氐人最全面的一段莫過於三國魏人魚豢所輯的《魏略・西戎傳》，全段 375 個字，全部引用於下：

>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魏郡所守是也。
>
> 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豲道者也。”

這一段引文與氐語相關的資訊概括起來如下：氐人的自稱為「盍稚」，氐王的名字叫「阿貴」和「千萬」(皆非漢語名)，他們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都與漢族的風俗習慣不同而與羌族與雜胡相同。很多氐人會說漢語，其原因是他們與漢族雜居，可是在自己的寨子裏他們仍用自己的氐語。這就說明，西元 2-3 世紀，魚豢編輯《魏略》的時候，氐族還保留自己的語言。

在氐人風俗習慣方面，魚豢指出，氐人都有姓，並且他們的姓是借用漢姓。這一點與現今白馬人的姓名也相同。氐人的主要生產活動內容爲織布、種田、畜養豬牛馬騾驢。

至於氐人的語言與風俗習慣, 魚豢以後的史家多據以發揮, 略微補充魚豢的描寫的有《南齊書・氐傳》：“板屋土牆，衣服尚青絳，喜白色，羽飾，種植麻田，織麻布，穿麻衣，裙，飼養牲畜以豬為首位；出產蜂糖，蜂糖酒。”《梁書・武興國傳》：“其大姓有苻氏、薑氏，言語與中國同。地殖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綢、絹、精布、漆、蠟、椒等。”《通典・邊防五》：“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通典・氐傳》：“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南史・武興國記》：“婚姻備六禮，知書疏。言語與中國同。”總之，所有的描寫都比較簡短而又相當籠統。

這種描寫，是否足以建立氐人與現今白馬人之間的聯繫以及證明後者為前者的後裔，筆者持懷疑態度。現今的白馬人，像古代氐人那樣，確實會種田，織麻布，養豬牛羊騾驢。不過，古代中國周邊的少數民族很多以農業為主，很多養豬牛羊騾驢，很多又以別致的織物馳名。甚至於，中國史書上任意挑選一個民族的簡短概況，大致都會與目前的白馬藏族一致。我們以與氐人與白馬人無關的匈奴一支稽胡為例。《周書・異域傳上》關於他們的記載如下：“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也就是說，稽胡也像白馬人那樣，會種地，織麻布，連稽胡婦女戴用蜃貝做成的耳環和項鏈的習慣跟白馬婦女喜戴用海螺和貝殼製作首飾的風

俗很相似。

總而言之，光憑史書記載的氐人的生活習慣來鑒定白馬人是氐族的後裔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2.2. 氐族說的語言根據

史書關於氐人的語言比氐人風俗習慣的資訊還要少。迄今為止我所能搜集到的語料分以下三類：

（1）氐人的自稱

（2）《說文解字》裏記載的氐語的一些詞

（3）氐人的人名。

我們對氐人所操語言的興趣之所以那麼大，是因為很多研究白馬語的學者，包括持白馬語為藏語方言觀點的語言學家，都認為白馬人曾經經歷過語言轉換，用黃布凡和張明慧的話來說：“白馬人最早使用的語言可能是氐語，這種語言雖然已經消失了，但它不會消失無影無蹤，失敗的語言總是要在勝利了的語言中留下一些蹤跡和影響，成為所轉用語言的底層”（1995：116）。白馬語確實有不少語言特點，起碼在藏語方言範圍來看，比較獨特。比如，白馬語有一批來源不明的詞，包括一些基本的辭彙、親屬稱謂、動物和植物名稱等，如：[3]

白馬藏語	藏文	安多藏語	康藏語	詞義
mɛ^{13}mɛ^{13}	gtɕen mo	ʔa tɕe	ʔɑu^{55}	姐姐
ʔɑ^{13}ʧɑ^{53}	gtɕen po/ pho bo	ʔa ga	ʔa^{55} dɑ^{55}	哥哥
ɕi^{53}ɕi^{53}	tɕhuŋ ŋu	tɕhoŋ wo	tɕhũ^{13}tɕhũ^{55}	小
luɐ^{53}tuɐ^{53}	tɕhen po	tɕhe wo	tɕhɪ^{53}/tɕhɑu^{13}	大
ʔɑ^{13}je^{35}	ŋan pa	a χa ma / ŋan	du^{55}pʊ^{53}/ɕɑu^{55}dɛʔ^{53}	壞
ŋa^{13}ndzo^{35}	sgal tshigs	ga tshəχ	ge^{55}tshiʔ^{53}	脊椎骨
khɔ^{53}	pham	phan	pɑ̃^{55}	敗
ke^{53}ʐə^{13}nbɔ^{13}	brdʑed	dʑel	dʑeiʔ^{53}	忘記
duɛ^{35}	ɕwa ba	xha/ je mo	xhɑ^{55}	鹿
nbo^{35}gɐ^{13}zə^{53}	bja ma bje	ɕi phoŋ wa	dzɻ̃^{55}pɑu^{53}	蝙蝠
ɦɑ^{13}ly^{35}	thab	thap kwa	thɑu^{55}kɑ^{53}	竈
sɛ^{13}zu^{35}	tsoŋ	tsoŋ	tsu^{55}mbo^{53}	蔥
ndɑ^{13}ndɑ^{35}	ɕiŋ thog ʔa ma	shi lo wa/waŋ na	xhĩ^{55}thoʔ^{53}ʔa^{55}mɑ^{53}	柿子

這些詞顯然與藏文與藏語方言不同源。

那麼，如果能夠瞭解古代氐人所操語言到底是什麼語言，對解決白馬語支屬問題大概也可以提供一些線索。當然，如上所述，史書上記載的氐人是包括不止一個民族部落的統稱。因此，史書上所提到的氐語的一些詞也未必代表單個的語言。此外，嚴格地講，一般的情況下，民族自稱與姓名似乎不能作為語言考證的依據，只不過是在沒有其他語料的情況下，我們別無他擇地要用它。

下面，我們分別來構擬史書上記載的氐人的自稱和人名，以及《說文解字》裏提到的氐語的一些詞的古漢語對音，並與當今的白馬語進行比較，試圖判斷兩者是否有繼承關係。本文所運用的古漢語構擬系統參照白一平 2005 年 9 月在荷蘭萊頓大學講演的講義。

2.2.1. 白馬人的自稱

2.2.1.1. 氐

首先，我們來看氐人的「氐」字。現代漢語裏，這個字是破音字，具有“根本”和“古代西部少數民族的統稱”兩個含義。前者為此字的最早的意義。《說文解字》給「氐」下的

[3]本文所引用的藏語方言材料，主要根據黃布凡等人主編的《藏緬語族語言詞彙》（1992）。

白馬語中有一套帶同部位鼻冠音的複聲母，即 mb, nd, ŋg, ndz, ɳdzᵚ, ɲdʑ, ndʒ，注音，鼻冠音音素一律以超音位（archiphoneme）n 表示，即 nb, nd, ng, ndz, ndzᵚ, ndʑ, ndʒ。

定義是：“氐至也本也。”那麼，古代人為何用「氐」字來稱呼一個少數民族，很有可能「氐」字的讀音與他們的自稱相同或相近。

在《說文解字》的定義，「本」字顯然用來解釋「氐」字的含義。反過來說，「至」字與「氐」字的含義似乎不太相同。那麼，許慎為什麼用「至」字來解釋「氐」呢？

白一平認為，在《說文》裏，許慎往往用音義相同的詞作為該詞條的解釋。換句話來說，《說文解字》裏的很多看起來意義與被解釋的字稍遠的字，往往與被解釋的字的讀音相近或相同。所以我們認為，用來解釋「氐」字的「至」字，或許是「氐」字的聲訓。「氐」字和「至」字的原來面貌，構擬起來，如下：

氐［*ttij］至［*tit-s］也。

這樣構擬起來，兩個字的讀音似乎不一致。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許慎時代，古漢語*-t-s 韻尾已變成*-j-s。考慮到這一點，這兩個字的原來面貌就相近多了。

氐［*ttij］至［*tij-s］也。

2.2.1.2. 盍稚

史書上提到氐人的第二個自稱來自魚豢所輯《魏略・西戎傳》，為「盍稚」。這個自稱的第一個字，《廣韻》和《集韻》有兩個不同的讀音。《廣韻》的反切為“胡臘切”，亦即中古漢語［hap］，古漢語［*ggap］。《集韻》的反切為“丘葛切”，亦即中古漢語［khat］，古漢語［*kkhat］。至於「盍稚」第二個字的反切，《廣韻》和《集韻》一致，為“直利切”，亦即中古漢語［drijH］，古漢語為［*drit-s］或考慮到上面所說的在許慎時代，古漢語*-t-s 韻尾已變成*-j-s 的道理，為［*drij-s］。

兩個字構擬起來，「盍稚」原來的古漢語面貌為［*ggap.drij-s］或［*kkhat.drij-s］。這兩個詞大概原來記錄的是一個詞。兩者之間的區別在第一個音節的聲母和韻尾上。

兩個構擬形式的聲母雖然不太一致，其共同點為兩者的發音部位都一樣，為舌葉塞音，構擬起來用 C（“coronal”舌面前音）來代表。

［*ggap.drij-s］的第一個音節的韻尾*p 大概是受後一個音的影響，被第二個音節聲母同化為 t（是後退全部同化的例子）。這一次的同化，把這個詞變成［*ggattrij-s］或［*kkhattrij-s］。

漢藏語族裏的很多語言當中，雙音節詞往往以首碼和詞根兩個部分組成，有所謂一個半音節的形式。我們所構擬的詞，假如不是例外的話，可以用下面形式來表示：［*Ca-ttrij-s］或［*Cə-ttrij-s］。

這麼構擬起來，漢族對氐人的稱呼（「氐」，古代漢語面貌［*ttij］）與這支少數民族的自稱「盍稚」（古代漢語面貌［*Cə-ttrij］）有關，是反映氐人自稱的詞根。

2.2.1.3. 白馬氐

「白馬氐」是最早《史記》對居住在現今白馬人區域的氐人部落的稱呼。「白馬」的古漢語面貌為［*bbrak.mmra?］。這兩個音節的韻尾*-? 和*-k 或許是同一個詞根的不同形式。據白一平考證，《詩經》裏，帶*-? 韻尾的詞有時可以與帶*-k 韻尾的詞押韻。那麼，「白馬」［*bbrak.mmra?］原來記錄的是一個連綿詞。至於這個詞反映的到底是這個部落的自稱、他們居住地區的地名還是其他什麼詞，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

這裏要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這個詞「白馬」與漢族對現今白馬人的稱呼「白馬」之間的關係。有些學者，特別是持白馬語為藏語方言觀點的專家認為，「白馬」是藏語「藏兵」（藏文 *bod dmag*）的音變。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主要理由如下：

現今白馬人的自稱為［pe^{53}］，在白馬語是「番人」的意思。［pe^{53}］是白馬人對非漢族的總稱。有些語言學家，比如張濟川（1994），認為［pe^{53}］是藏族自稱*bod*的音變。可是，兩個詞是有區別的，要把前者說成後者的變音違反音變規律。

據孫宏開考察，藏族自稱*bod*，在現今白馬人周邊的松潘及南坪上塘一帶的藏族中讀［wo^{13}］（為藏文*bod*的音變）。

要把白馬人自稱［pe^{53}］也說成*bod*的變音，從聲調上看，不符合藏語的音變規律。[4]藏文凡不帶前加字和上加字的濁聲母字，在現代藏語方言中多讀低調，而白馬人自稱［pe^{53}］的聲調是高降調，與藏族自稱讀低調並沒有語音上的對應關係。

再說，白馬人用本民族語言並不把自己叫做「白馬」。「白馬」是學者們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兩次調查以後，因為覺得在分佈方面，現今的白馬人與《史記》上記載的白馬氐相同，為了強調兩者之間的關係，才將其稱之爲“白馬”。[5]

反過來又說，「白馬氐」最早見於《史記》（漢代），而吐蕃唐朝的時候才興起，也就是說藏兵出現 7 個世紀之前就有「白馬氐」這個名字，顯然與 7–8 世紀的藏文的 *bod dmag* 無關。

2.2.2. 《說文解字》裏記載的氐語的詞

史書上氐語語料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是許慎的《說文解字》。許慎記錄的氐人兩種“布”的名稱（「絣」和「紕」）很有可能是從氐語借來的。在兩個語言和兩種文化的接觸情況下，一個語言的泛指詞，借到另外一種語言中，往往會變成一個專指詞。譬如，俄語的泛指詞 *xleb*“麵包”借到漢語（哈爾濱“大列巴”的“列巴”）變爲專指詞“俄式麵包”，或法語的泛指詞 *mouton*“羊”借到英語變專指詞 *mutton*“羊肉”都屬於這種情況。許慎記錄的「絣」和「紕」兩個詞在氐語指的可能就是「布」這個意思，也是同樣的道理。

在《說文解字》裏，給「絣」下的定義為“氐人殊縷布也，從糸，並聲。”也就是說，「絣」的古漢語面貌，構擬起來為［*peng-s］（中古漢語為［pjiengH］）。

「紕」字，在《說文解字》裏是這麼解釋的：“氐人[illegible][絞絲旁兒+嚴]也，從糸，比聲，讀若《禹貢》玭珠。”如果用“比聲”的說法，來構擬的話，「紕」的中古音為［bjijH］，而古漢語音為［*bij-s］或［*bit-s］。如果按照“讀若”來構擬，「玭」的中古音為［bjin］（《廣韻》符真切），而古漢語音為［*bin］。按照“讀若”的讀法，這個詞有鼻音韻尾（*-n 或*-ŋ）。

總之，據“讀若”，「絣」和「紕」大概指的是同樣的一個詞，其聲母為雙唇音，其韻母為高或次高、前、不圓唇母音，這個詞具有鼻音韻尾。

前面我們已說，「絣」和「紕」兩個詞，氐語裏的詞義很有可能是「布」。現今的白馬語裏，「布」為［re^{35}］，明顯與藏文*ras*同源，而不同於我們所構擬的［*peng］形式。

那麼，讓我們現在來看，藏緬語有沒有語言，「布」這個詞與我們構擬的氐語［*peng］相近或相同。下面我們所引用的藏緬語材料，來自《藏緬語語音和辭彙》編寫組編寫的《藏緬語語音和辭彙》（1991）和黃布凡等主編的《藏緬語族語言辭彙》（1992）。查「布」這個詞，我們很容易查到六種語言，現代說法與我們所構擬的［*peng］形式相近。

	（1991）	（1992）
彝（南華）	phio^{31}	phiɔ^{31}
緬（仰光）	pe?^{44}	pe?^{4}
載瓦	pạn^{55}	pạn^{55}
浪速	pəŋ^{35}	pəŋ^{35}
波拉		pɛ̰^{35}
勒期		pạn^{33}

[4] 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見西田龍雄和孫宏開（1990：47）。

[5] 本文匿名審稿人之一提出，白馬人分佈地區有許多關於“白馬”的地名，如白馬嶺、白馬峪等等。另外，白馬人的圖騰信奉的是白馬老爺（平武縣的一座山）。因此他認爲，這些名稱應該是現今白馬人與史書上記載之白馬氐有直接關係的一種證明。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名稱一律是漢語的說法。在當地調查過程當中，我未曾發現白馬人母語中存在帶“白馬”的地名、山名或神仙名。那麼，現今白馬人分佈地區的這些漢語地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經在當地活動的少數民族的生活和變遷歷史，但不足與證明現今白馬人與史書記載的白馬氐有關係。

這六種語言皆屬於彝緬語支。那麼，這似乎暗示，《說文解字》所提到的氐人的語言有可能也屬於彝緬語支。當然，僅僅一個屬於文化層次，亦即很容易被借到的詞，不足以證明氐人曾經所說（諸）語言的支屬問題，只不過是在沒有其他語言證據的情況下，這一個詞可以提供一個探索的方向。

如果說，現今的白馬語與古氐語有繼承關係，是保留氐語底層的語言，我們前面涉及到白馬語裏來源不明的詞，是否可以在彝緬語支語言裏找到同源詞？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請看下表中來源不明的白馬語詞與上述六種彝緬語支語言相關詞的對照表：

白馬語	緬（仰光）	載瓦	浪速	波拉	詞義
mɛ^{13}mɛ^{13}	ɑ^{53}mɑ^{53}	a^{55}nạ^{55}	a^{55}pai^{35}	a^{31}pai$^{31\text{-}51}$	姐姐
ʔɑ^{13}tʃɑ^{53}	ɑ^{53}ko^{33}	a^{55}maŋ^{31}	a^{55}mɔ̃^{35}	a^{31}mɔ^{31}	哥哥
ɕi^{53}ɕi^{53}	ŋɛ^{22}	ti̱ʔ^{55}	ŋai^{31}	ŋai^{55}	小
luɐ^{53}tuɐ^{53}	tɕi^{55}	kọ^{31}	ɣə^{35}	kɔ̱^{35}	大
ʔɑ^{13}je^{35}	sho^{55}/ɲɑ̃^{53}	then^{21}	kɔi^{35}	a^{31}kai^{55}	壞
khɔ^{53}	ɸõ^{55}	sum^{31}	jøʔ^{31}	pai^{35}	敗
ke^{53}ʐə^{13}nbɔ^{13}	me^{53}	tọ^{31}mji̱^{55}	to^{55}mji̱k^{55}	tǧ^{31}mə̱i^{31}	忘記

2.2.3. 氐人部落的名稱和氐人的人名

史書上提到的氐人的姓和人名構擬起來，也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與白馬語支屬問題有關的線索。史書上氐人的部分人名如下：

- 阿貴：［*??ai.k-luts］或者［*??ai.k-lujs］
- 千萬：［*s-hhnin.man-s］
- 婆羅：［*bbaj.rraj］
- 叱盤：［*khit.ban］

目前白馬藏族仍保持魚豢所提到的“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的習俗，姓楊的人最多。我們接觸過的白馬人的人名一部分來自藏語，如我的一個發音調查人叫［tʂa^{13}gɑ^{53} tshe^{13}re^{35}］，藏文*brag gong tshe ring*“像岩石那樣長壽”。另一部分人名的來源目前不十分清楚，如我的另外一個發音調查人人名叫［la^{13}kuo^{53}］。但是在我接觸過的白馬人當中未曾發現有與上面構擬起來的形式相似或相同的人名。

3. 總結和討論

本篇文章討論了白馬人為氐族說的主要根據，總結於下：

（1）史書記載的氐人的生活習慣過於籠統，尚不足據以判定白馬人為氐人後裔。

（2）氐人的自稱為［*Cə-ttrij］。漢族對氐人的稱呼為［*ttij］。兩者皆與當今白馬藏人的自稱［pe^{53}］不同。

（3）「白馬」為藏語「藏兵」的說法，從音變規律與歷史事實，都不成立。

（4）《說文解字》裏記載的氐語的詞與當今白馬語不同源。

（5）史書上提到的氐人的人名與當今的白馬藏人的人名不同。

總而言之，史書上記錄的古代氐語的資料太少，很難據此來做語言之間的歷史比較和系屬問題研究，所以白馬人為氐族說，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語言學根據。

引用文獻

柏舟. 1997. 〈氐寨風情〉，《林區風情》第 2 期，37。

何光嶽. 1998. 〈氐族的來源和遷徙〉，《天水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 37-45。

黃布凡等主編. 1992. 《藏緬語族語言辭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黃布凡和張明慧. 1995. 〈白馬話支屬問題研究〉，《中國藏學》2: 79-118。

李祖桓. 1986. 《仇池國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馬長壽. 1984. 《氐與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尚理、周錫銀、冉光榮著. 1980.〈論‘白馬藏人’的族屬問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白馬藏人族屬問題討論集》，4-14。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 1980. 《白馬藏人族屬問題討論集》。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孫宏開. 1980. 〈歷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區的白馬人〉，《民族研究》3: 33-43。
孫宏開、齊卡佳、劉光坤. 2007. 《白馬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西田龍雄和孫宏開. 1990. 《白馬譯語の研究：白馬語の構造と系統》/*A Study of the Baima-Chinese Vocabulary Baima I-Yu: The Structure and Lineage of the Baima Language*. 京都：松香堂。
藏緬語語音和辭彙編寫組編. 1991.《藏緬語語音和辭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曾維益. 2002. 《白馬藏族研究文集》。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2005a. 《平武的民族》。平武：平武縣民族宗教事務局編。
———. 2005b. 〈白馬藏族及其研究綜述〉，石碩主編，《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8-233。
曾維益和蕭猷源. 1987. 《白馬人族屬研究文集》。平武：平武縣白馬人族屬研究會。
張濟川. 1994. 〈白馬話與藏語〉（上），《民族語文》2: 11-23；〈白馬話與藏語〉（下），《民族語文》3: 58-67。

The Baima Tibetans and the Di peop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Challenging the link

Katia Chirkova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CNRS

This paper addresses a long-standing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ethnicity of the Baima Tibetans, a Tibeto-Burman people in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whose ethnic and linguistic origins are yet to be satisfactorily ascertained. It focuses on one popular view, which attempts to link the present-day Baima Tibetans with the Di, an ancient Tibeto-Burman group documented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who inhabited roughly the same area until their gradual assimilation into the Han and the Tibeta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paper examines and refutes all three types of evidence proffered in the literature in support of making such a link: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ultures and customs, and language. Focusing on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cluding autonyms and certain names of the Di contained in the historical texts, and two alleged Di loan words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dictionary《说文解字》, the paper makes use of first-hand fieldwork material to bear on the issue. It concludes that it is immature to say anything definite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mysterious Di language or languages, let alone to directly link them with the speech of the modern Baima people, which is predominantly a Bodic language.

Key words: Baima Tibetans, Baima language, Di people, Di languages, substratum, linguistic affiliation, Old Chinese, autonym, loanword

白馬藏族、白馬語、氐族、氐語、底層語言、係屬關係、古漢語、自稱、借詞